

张三丰：阜新人的风云创业史

2018年10月31日晚，来自武当山功夫团和武当山武术协会的三百余位“武当人”，手持蜡烛，在玉虚宫广场正中摆出“悼念金庸”四个大字，他们用照亮夜空的烛火，以这种特殊的方式送别金庸先生。在金庸的武侠名著《神雕侠侣》与《倚天屠龙记》中，多次提到武当派开山祖师张三丰的名字，他出神入化的精湛武功与闲云野鹤般的传奇人生，令世人仰慕。鲜为人知的是，扬名武当的张三丰居然来自远在千里之外的关外辽宁，阜新塔营子，才是他朝思暮想的深情故乡。

张三丰难忘的“懿州岁月”

关于张三丰的籍贯地、起家地，全国不少地区都在争，而张三丰的家乡，今辽宁阜新则参与不多，辽宁文化界也鲜见发声，但《明史·方伎》卷二百九十九明确记载：张三丰，辽东懿州人，名全一，一名君宝，三丰子其道号也。古懿州，今辽宁阜新塔营子乡，历史上，曾是大辽王朝的一座重要的头下军州，是辽道宗皇后萧观音的私城，古塔巍立，旧城犹存。言及张三丰的身世，在阜新文史专家胡健、秦星、朱蕾编著的《阜新史话》之“道教大师传奇三丰”篇中，有详尽论述。

据《三丰祖师全集序》记载，张三丰的先祖原是江西龙虎山人，为何千里迢迢北迁懿州？据说，张三丰的祖父裕贤公精通周易、星相之数，是道教祖师之一张道陵（张天师）的后人。南宋末年，裕贤公通过卜算预测，北方的王气正旺，龙脉兴盛异常，于是，马上决定举家北迁，最终在北极星所指的兴旺之地——辽金重镇懿州定居下来。

张三丰的父亲张子安娶出身书香门第的林姓女子为妻，先后生育四个儿子：张邀、张游、张逍、张遇，却接连因病夭折。1247年四月初八深夜亥时，已怀胎十月即将临盆的林氏突然从睡梦中惊醒，急忙摇醒身边熟睡的丈夫，说自己刚才在睡梦中，见到一只仙鹤从东方海天相连处飞来，停落在自己家的屋檐上高声鸣叫……随即，张三丰出世，此时正是四月初九的子时。

张子安给孩子取名全一，全的意思是完全、圆满，希望儿子将来成为一位拥

有圆满人生的人，又取字为君实，是希望儿子长大以后能够成为脚踏实地的坦荡君子。张三丰聪明伶俐，从小便禀赋异于常人，父母望子成龙，寄予厚望，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五岁时，张三丰不幸患上眼病，几近失明。父母四处求医问药，却于事无补。一天，张家的门前来了一位道士，乃碧落宫的道长，名叫张云庵，自号白云禅老，声称能治张三丰的眼病，父母无奈，只好目送年幼的张三丰随道长远去，洒泪而别。

元代的阜新地区全真教盛行，而张云庵所在的碧落宫就是一座全真教的道观。全真教创建于金初，创始人是王重阳。张三丰随师傅云庵道长静心休养，仅半年，视力便恢复，竟奇迹般地明亮如初了。此后，张云庵开始传授张三丰全真教的道经典籍，习武强身。由于张三丰聪明过人，师傅的言传身教一点即通，云庵道长对他非常满意。在碧落宫修道习武七年，张三丰闻母亲因思念自己，忧郁过度，终成重疾，恳请归家。张云庵深知，与这个徒弟缘分已尽，便兑现自己当年的诺言，送他下山回家。母亲林氏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儿子，眼睛立刻复明，数日后，病症竟不治而愈。

张三丰自拜辞云庵道长归家后，遵从父母之命埋头读书，儒释道同时攻研，学识日渐渊博和精深。元中统元年（1260年），13岁的张三丰考中秀才。次年，因其文学才识出众，被朝廷选中，准备予以重用，但他却同父亲一样对做官了无兴趣，推辞不受，返回故里。

高人到访点迷津 三丰自此入仙门

一日，张三丰正在家中静坐沉思，突然有位长须白发、气宇不凡的道长来访。来人自称是全真道长邱处机，张三丰大吃一惊，想不到全真教一代宗师会来拜访自己，连忙迎进书房，一番寒暄后，便畅谈玄理，探寻机妙，两人意气相投，相见恨晚。

张三丰与邱处机话逢知己，促膝谈道议古论今，此番长谈非同寻常，张三丰受到点化，颇有感触，即刻又生隐逸学道之心。于是，他把家中财物分给乡人，田产托付族人经营打理，并叮咛他们代为双亲扫墓，然后束装，带两名家童飘然而去。他在诗中描述道：弃官游海岳，辛苦学丹秘。辞我亡来墓，众山留不得。别我中年妇，出门天始白。舍我非角儿，掉头离火宅。由此诗可知，张三丰很可能是有妻儿的。

称张三丰受邱处机点拨成仙入道，不大靠谱，邱处机是宋末元初人，张三丰是元末明初人，时代不同，不过相距也不远。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派当年在北方盛极一时，后又分为诸多小流派，各自进行独立的传教活动，其正宗为“七真派”，即邱处机的龙门派、刘处玄的随山派、谭处端的南无派、

马钰的遇仙派、王处一的嵛(yú)山派、郝大通的华山派、孙不二的清静派，其中以邱处机的龙门派势力最大。邱处机的龙门派后发展到东北地区，特别在辽宁影响深远，在张三丰的家乡今阜新境内的新民镇排山楼，邱处机的二传弟子杨志谷曾创建弘扬师祖教义的大玄真宫。张三丰未见过邱处机本人，但受其所创教派影响走上求道之途，应该是可信的。

张三丰所在的教派当年并不出名，不过是全真道的一个小支，只因张三丰的武艺太高强，开创了以武悟道的新境界，反而使他这一支发扬光大了。张三丰的武功以守为主，不尚进攻，这真好符合华夏民族的处事之道，所以，武当派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发展，直到今天。

这之后，张三丰四处访道求友，他的足迹北至燕赵，南行韩魏，西抵秦陇，东达齐鲁，吟咏旅游，且行且住，足迹遍及名山大川。白日里他历览山水，体味自然造化之妙理，行走四方市井，内品社会人生之真谛；夜晚，他相伴青灯明月，研读诗书经卷，以期度芸芸众生，就这样漂泊不定，四海为家，一游就是十几年。

《三丰全集》载，张三丰孤独自傲，不问俗事，街上的人与他搭话，他置若罔闻，不予理睬，“终日不搭一语”，是个怪人。若遇知音，他会瞬间滔滔不绝，畅抒胸

臆。任自垣的《太岳太和山志》形容张三丰：“但凡吐词发音，专以道德仁义，忠孝为本，并无虚诞祸福欺狂于人。所以心与神通，神与道一，事事皆有先见之理。”

无论春夏秋冬，不管阴晴雨雪，张三丰都头戴斗笠，穿着那件破旧的短布衣，手持竹杖，慷慨而行，一副悠然闲适的样子。令人诧异的是，他似乎从不知饥饱，

经常是几天不吃饭，甚至几个月粒米不进，但只要他吃开了，食量又大得惊人，不一会儿就能将一斗米饭吃光。这些记载虽然多有杜撰成分，但也反映出张三丰在外游历时风餐露宿，历经了常人不能忍受的苦楚。《明史》中这样记载张三丰的形貌：“颀(qí，身材修长)而伟，龟形鹤背，大耳圆目”，举手投足间一派仙风道骨。

飞龙瀑下 张三丰顿悟道学真谛

义县瓦子峪的大石湖瀑布有个动听的别名：飞龙瀑，据义县学者考证，这赫亮的名号是一代宗师，武当派开山祖师张三丰所起。在这道宛若从天而降的壮观瀑布下，张三丰曾流连忘返，顿悟出妙不可言的道学真谛。

张三丰的家乡懿州，在医巫闾山北侧的阜新塔营子乡，距义县很近，医巫闾山山脉纵贯义县境内，这里风光秀美、鸟语花香，恰是张三丰求之不得的习武之地、求道之所。

相传，张三丰从小就酷爱闾山山水，成名后，曾到医巫闾山求仙问道，拜过山中的三清观、海云观、天仙观、圣清宫、圆通观、蟠桃宫，游览过桃花洞、辽太子读书堂、石门山，攀过望海峰、吕公岩。

张三丰曾多次到大石湖，坐潭边石上观瀑，卧于石板上听涛，还登上峰顶的“盖台子”，探寻瀑布源头。在盖台子山顶，张三丰见处处奇峰异石、悬崖峭壁，山险水急之处有一条奔流下泻的瀑布，水曲三叠自上而下蜿蜒飞落，似一条飘舞的白龙。此时正逢丰水期，瀑布发出雷鸣般的轰响，响彻山谷，张三丰兴之所至，脱口赞曰：“真乃‘飞龙瀑’也！”自此，大石湖瀑布多了一个雅号：飞龙瀑。

观瀑布飞泻，张三丰情有所感；听涧水长鸣，张三丰心有所悟。顿时文思泉涌，随口吟咏出一首后被道家广为流传的《无根树》：“无根树，花正清，花酒神仙古到今。烟花寨，酒肉林，不断荤腥不犯淫。犯淫丧失长生宝，酒肉过肠道在心。打开门，说与君，无酒无花道不成。”

流连于飞龙瀑的旖旎山水间，张三丰每日吐纳天地精气，领会了武功以柔克刚的奥妙，并收徒传艺。在这飞龙瀑下，张三丰顿悟出“性命双修”之法，主张不重形式，只要心中有道，不必出家绝俗，这与全真派的苦修之法截然不同，自成一派。张三丰提倡隐逸，不问世事，这一派称“万隐派”，张三丰亦称“隐仙”。

张三丰在闾山留下了道家武功及道家医术。据传，明洪武二十三年，张三丰曾驻足医巫闾山的大朝阳三清观，向弟子宣讲自著的《三潭集》。至今，张三丰的二十五代、二十六代弟子仍在闾山大朝阳上院习武、炼丹、养生，继续传承“三丰文化”。在闾山修行的道教弟子们对张三丰祖师满怀崇敬之情，在三清观为他建庙塑像，焚香膜拜，张三丰当年修道的义县大石湖，被其闾山门徒敬称为“三丰洞”。

张三丰品牌“墙里开花墙外香”

关于张三丰与他所创立的“武当门派”，近些年，随着金庸武侠小说及相关影视剧的推广普及，已家喻户晓，李连杰版的张三丰形象已深入人心，由此衍生的文化品牌的激烈争夺、惨烈角逐更是不胜枚举，连韩国史学界也想分取一杯羹。据韩国某些专家考证，张三丰晚年渡海去了韩国，所以，韩国才是张三丰真正的归隐之所，才是武当太极文化的隆兴之地。

在国内，湖北、福建、陕西等地对张三丰高度推崇。在2017年的央视“魅力中国城”的评选中，湖北的十堰市与广东的茂名市在国内众多竞选城市中脱颖而出，PK冠军，最终茂名得偿所愿。一开始，十堰打出名满天下的武当山牌，打出张三丰牌，遥遥领先。茂名及时调整战略，转变方向，打出“冼夫人牌”、打出“好心精神牌”，终于实现大逆转，笑到最后。大功告成之日，茂名的领导、百姓分外欣喜，认为，茂名赢，就赢在了“文化底蕴”这四个字。

在为兄弟省市喝彩的同时，旁观的辽宁人却未免失落。要知道，在湖北十堰武当山创教的张三丰，是辽宁阜新人；

广东茂名冼夫人的夫君是千年前来自辽宁北票的北燕皇族后裔冯宝，冼夫人是地地道道的“辽宁媳妇”，这些源自辽宁或与辽宁密切相关的文化资源与名人效应，却“辽宁开花，省外乃至国外香”！

在阜新塔营子的张三丰故里前，在北镇三清观的张三丰传道地，在义县飞龙瀑的张三丰练剑处，辽宁人是否该认真反思，如何保护、珍爱先人留下的文化遗产？如何恢复、弘扬先人缔造的辽乡盛誉？就算现实难为，也该心有所悟，不枉金庸先生为辽土文化“鼓与呼”的这番真情厚意吧。

辽沈晚报、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李军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
一版美编：冯漫
图编：王泰舒

零售
专供
报

6935970566666

金庸大师
的“东北情结”